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紀日本女子阿傳事

阿傳，日本農家女也。生於上野州和根郡下坂村。父業農，小筑三椽，頗有幽趣，依山種樹，臨水啟門，自具籬落間風景。室東偏紫藤花滿架，花時絳雪霏几榻，阿傳臥房在焉。阿傳貌美而性蕩，長眉入鬢，秀靨承顙，肌膚尤白，勝於豔雪，時人因有「玉觀音」之稱。及笄，風流靡曼，妖麗罕儔。鄰人浪之助者，佻達子也，善自修飾以媚阿傳，時以玩物饋貽。由是目挑眉語，遂成野合鴛鴦。往來既稔，父不能禁，竟偷嫁之成伉儷，偕隨極相得。無何，浪之助忽攫惡疾，蓋癩也。阿傳恥之，偕夫遁去。聞草津有溫泉，浴之能治癩，僦屋彼處，晨夕往焉。鄉人某甲，素愛阿傳，聞而憐之，來勸之歸。弗從。絹商某挈眷就浴溫泉，適與阿傳同寓，見阿傳事夫甚謹，異之。絹商妾亦小家女，綽約多姿，時就阿傳語，始知為同族姊妹行。因勸夫邀阿傳共往橫濱，延美國良醫平文治之。有吉藏者，橫濱船匠員弁也。涎阿傳美，思通之，願任醫藥費，延阿傳夫婦居其家，伺間求歡，狐綏鴛合，極盡纏綿。魚賈清五郎，俠客也。憐阿傳貧，時有所贈。阿傳意其私己，欲以身事之。五郎拒不納。浪之助疾久不瘳，仍偕往溫泉，中途遇盜，盡褫其囊中金，哭訴於逆旅主人。絹商適寓其家，時方宴客。婢以事聞，特昇朱提數笏，濟其窮。及來謝，及知即阿傳。絹商方獨宿寓中，遂薦枕席。

旋絹商歸，阿傳從之至其家。絹商妻唾之曰：「此禍水也！」勸絹商絕之，贈以資斧遣去。未幾，浪之助死。或疑為吉藏所毒，然事終不明。夫死一周，阿傳頗不安於室。一日，歸省父，縷訴往事艱辛狀。阿傳父慮女前行，令妹貽書規之。阿傳置弗省。偶徘徊門外，市太郎道經其室，一見驚為天仙。借事通詞，遂招之入，竟作文君之奔焉。以後凡有所屬意者，輒相燕好，穢聲藉藉閭里。阿傳以東京多浪遊弟子，冀遂其私，乃寓淺草天王橋畔旅舍，曰丸竹亭，室宇精潔，花木蕭疏。阿傳竟作倚門倡，留髻送客，習以為常。吉藏以事至東京，素識阿傳，因呼侑觴，醉甚留宿。阿傳索金，不即予。吉藏自阿傳夫死後，薄其所為，與之有隙，至是刺刺道其隱事。阿傳憾甚，乘其醉寐，手刃之，托為報姊仇，被逮至法廷，猶爭辨不屈，幾成疑案，經三年而後決，正法市曹，以垂炯戒。此己卯正月中事也。

東京好事者，將其前後情節，編入曲譜，演於新富劇場。天南遁叟時旅日東，亦往觀焉，特作《阿傳曲》以紀之。詩錄如左：

野鴛鴦死紅血迸，花月容顏虺蜴性。  
短緣究竟是孽緣，同命今翻為並命。  
陰房鬼火照獨眠，霜鋒三尺試寒泉。  
令嚴終見愛書麗，閨里至今說阿傳。  
阿傳本是農家女，絕代容華心自許。  
爭描眉黛鬥遙山，梨花閉戶春無主。  
笄年偷嫁到汝南，羨殺檀奴風月譜。  
花魂入牖良宵短，日影侵簾香夢酣。  
歡樂無端生哭泣，溫柔鄉里風流劫。  
一病纏綿不下牀，避人非是甘岑寂。  
溫泉試浴冀回春，旅途姊妹情相親。  
一帆又指橫濱道，願奉黃金助玉人。  
世少盧扁真妙手，到底空牀難獨守。  
狐綏鴛合只尋常，鰥暫鵝盟無不有。  
伯勞飛燕不成群，伉儷原知中道分。  
手調鳩湯作靈藥，姑存疑案付傳聞。  
一載孤棲歸省父，骨肉情深盡傾吐。  
阿妹貽書伴弗省，真成跋扈胭脂虎。  
市太郎經邂逅初，目成已見載同車。  
貌豔芙蓉嬌卓女，才輸芍藥渴相如。  
自此倚門彈別調，每博千金買一笑。  
東京自古號繁華，五陵裘馬多年少。  
旅館淒涼遇舊歡，欲搖銀燭夜初殘。  
詎知恩極反生怨，帳底瞥擲刀光寒。  
含冤地下不能雪，假手雲鬟憑寸鐵。  
世間孽報豈無因，我觀此事三擊節！  
阿傳始末何足論，用寓懲勸箴閨門。

我為吟成《阿傳曲》，付與鞠部紅牙翻。

遁叟詩成，傳鈔日東，一時為之紙貴。按阿傳雖出自農家，然頗能知書識字。所作和歌，抑揚宛轉，音節殊諧。其適溫泉時，有藝妓小菊者，與之同旅邸。小菊正當綺齡，貌尤靚麗，推為平康中翹楚，豔名噪於新橋柳橋間，一時枇杷巷底，賓從如雲。小菊亦高自位置，苟非素心人，莫能數晨夕也。自負其容，不肯下人，而一遇阿傳，不覺為之心折，歎曰：「是妖嬈兒，我見猶憐，毋怪輕薄子魂思而夢繞之也。」

阿傳雖能操樂器，而未底於精，至是小菊授以琵琶，三日而成調，譜自度曲居然入拍。小菊之相知曰墨川散人，東京貴官之介弟也。一見阿傳，歎為絕色，伺小菊不在側，遂與阿傳訂鬻臂盟，擬迎之歸，貯之金屋，終以礙於小菊，不果。由是菊、傳兩人，遂如尹邢之避面焉。人謂阿傳容雖娟好，而翻雲覆雨，愛憎無常，是其所短；小菊容貌亦堪伯仲，惟美則可及，而媚終不逮也。阿傳既正典刑，閨閣女子多以花妖目之，援以為戒。

清五郎聞之，往收其屍，葬之叢塚，並樹石碣焉，曰：「彼愛我於生前，我酬之於死後。因愛而越禮，我不為也。」嗚呼！如清五郎者，其殆俠而有情者哉！曷可以弗書。